

三十年來東西冷戰之演變 (下)

鄧公玄

八、兩極抗衡變爲三角鬥爭

東西冷戰原爲以美蘇爲首之兩極對抗，因古巴事件引起東西雙方之內部分裂，在西方爲美、法分道揚鑣，以致美國對歐洲失却控馭，喪失了惟一領導的地位。在東方爲匪、俄衝突日烈，共匪與蘇俄互爭領導權，而蘇俄附庸亦有蠢蠢欲動之勢，使蘇俄大傷腦筋。在此種新形勢之下，所以美、蘇反而發生了共同的利害關係，於是產生了美、英、蘇三國之局部禁試核子條約，以爲可藉此以制服法國與共匪，但其效果則適得其反。本來法國與共匪原屬冰炭之不相容，今因其對禁試條約之利害完全一致，遂生同病相憐之感。所以美、英、蘇三國禁試條約產生下述之結果：(一)匪俄衝突愈形激烈；(二)美法分裂日趨加深；(三)美、蘇利害接近，趨向於冷和；(四)匪、法利害相同，使戴高樂與共匪棄嫌而拉攏，卒致宣佈建交；(五)東西冷戰從此完全變質，使美、蘇喪失控制能力。

美國欲利用局部禁試核子條約以制服法國，蘇俄亦欲利用該條約以壓迫共匪，但結果爲美法裂痕加深，匪俄衝突愈烈，而促成匪法之迅速建交（六十四年一月法國正式宣佈與共匪建交，而是時甘迺迪已被刺身死，由詹森繼任總統），而在宣佈匪法正式建交時，戴高樂並提出東南亞中立化之主張，其目的在討好中共匪幫，一面在迫使美國退出東南亞。美國全國上下對戴高樂此舉無不一致深惡痛恨，故爲表示報復起見，不但不願退出越戰，且加緊參與越戰，於是越戰逐步升高，而美國亦愈陷於泥淖之中而不克自拔。

美國對越戰重蹈韓戰同樣之錯誤——美國因反擊戴高樂東南亞中立化之挑釁，遂決心投入越戰，以維持美國之威望，原是正確的政策，可惜美國並未從韓戰獲得教訓，反而重蹈同樣之覆轍。美國恃其強大軍力，以爲在越南

作戰不過小試牛刀，即足以達到「以戰迫和」之目的，而爲避免國內外輿論指爲帝國主義起見，並聲明採取不求勝利政策，而但求維持北緯十七度之防線。因此美國無意進攻北越，以爲久之必能達到使北越與越共知難而退之目的。其後美國雖被迫而轟炸北越，然仍避免轟炸河內與海防兩個戰略重點。北越雖遭受嚴重損失，但始終不肯屈服，因爲胡志明既知美國不致直接進攻北緯十七度以北，而匪、俄又不斷以軍火及物資予以支援，則只要能撐持到最後五分鐘，必當使美國放棄其無可奈何之目標，棄甲曳兵而走也。

美國在越南作戰爲什麼墨守韓戰時之成規呢？分析起來，第一、因爲美國最怕他國指爲帝國主義，故開始即聲明純粹爲保護南越之安全，並無自身之任何野心，所以先行自我束縛，以示絕非帝國主義之作風。第二、美國之投入越戰係對戴高樂之反擊，原有出於被動而有不得已之形勢，故避免與中共匪幫及蘇俄之干涉起見，寧願將戰爭劃地自封，以免重蹈韓戰時引起共匪以人海戰術參與戰爭之覆轍。第三、迄至此種「以戰迫和」的戰略失敗之後，美國國內反戰運動日趨澎湃，同時美國因軍費支出過重，國際收支大失平衡，更不敢擴大戰爭規模，惟有求得光榮的撤退，其無心戀戰之情形，早爲敵方所洞悉，無怪北越與越共皆咬緊牙關，不肯叫饒也。

法國與共匪先後進入核子俱樂部——正當美國陷於越戰泥淖不克自拔之時，法國與共匪則攜手從事核子武器之試爆。法國早於一九六〇年二月在非洲沙哈拉沙漠首次試爆成功，自然繼續努力於核子之發展。而共匪亦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宣佈第一次原子試爆成功，接着又不斷竭澤而魚，以期闖入核子俱樂部。自時厥後，共匪之身價愈見提高，益使美國對越作戰不敢觸怒共匪，而速謀全身而退之計，色厲內荏，益爲敵方所看破。其實共匪之試爆成功，初不足以威脅美國，美國正可進攻北越，以速戰速決之方式，贏得

越戰之勝利，萬一其匪而果冒險加入援越之戰，美國還可乘機予其匪以致命之打擊，不但可以摧毀其核子基地，同時亦可支援我軍收復大陸，以斷蘇俄之左臂。可惜美國當局當機不斷，畏首畏尾，以致毛共夜郎坐大。

冷戰重心轉至亞洲與三角鬥爭形勢之造成——東西冷戰之重心原在歐洲，韓戰以後，美國始轉移其注意力於亞洲方面，在韓戰時，雖使美國將遠東及亞洲地區劃入於圍堵陣線之範圍，而其主要之戰略目標仍在歐洲，重歐輕亞之觀念依然如故。但在古巴事件之後，由於匪、俄之衝突日劇，而越戰之不斷升高，以及以阿戰爭接二連三之爆發，亞洲遂替代歐洲而成爲冷戰之重心。法國戴高樂雖曾夢想建立所謂第三勢力，而結果僅能增加美國人之頭痛，並不能取代美國在歐洲之地位。同時蘇俄因爲毛共之鬥爭方興未艾，而附庸國亦有動搖之危機，其無力再向西歐冒險之事實，亦愈爲世人所周知。所以歐洲危機日形下降，而亞洲危機則有增無已，加以毛共進入核子俱樂部後，其比重亦顯然上升。自時厥後，所謂冷戰乃逐漸變爲美、蘇、匪三角鬥爭的新形勢。至於法國原亦想成爲四角鬥爭之一角，但其夢想，則不過曇花一現罷了。

在此時期，各國政壇主要人物變動至大，在美國甘迺迪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被刺身死，副總統詹森起而代之。在蘇俄則赫魯雪夫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被迫下台，由柯錫金與布里茲涅夫起而代之。在毛共方面，則劉少奇、林彪先後被整肅。甚至詹森亦因美國反戰運動，而不得於一九六八年三月，正式宣佈放棄連任之競選。法國戴高樂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因其憲法修正案未獲公民投票通過，亦憤而辭職，旋即病逝。各國政情所以發生變化，亦即國際局勢已起空前變化之另一反映也。

九 低盪(或和解)時期與美國之挫敗

美國在越戰中長期陷於泥淖裏面，弄到內外交困，既不能進，又不能退，較之韓戰損失尤大。而蘇俄則乘機加緊擴展武力，尤其海軍方面，大量建造戰艦與潛艇，從微不足道的情形，逐漸追趕英美。而在幾次以阿戰爭中，蘇俄又節節增進其對阿拉伯國家之影響力，於是由黑海而出地中海，與西方分庭抗禮，同時亦自北海遠及大西洋、印度洋以及太平洋方面。至於核子武

器方面，亦有突破性的發展，其飛彈且超過美國之數量。美國對此雖深感威脅，乃因越戰所困，無法角逐，而美蘇有關戰略武器之限制則除第一次協定外，蘇俄則多方刁難，絕鮮成就。因此，美國對於越戰不能不設法了結，但美國既不能以轟炸政策迫使北越及越共屈服，又不能冒險進攻北緯十七度以北，實在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加以國內反戰運動接連發生，使美國社會造成極端混亂不安之現象，內外形勢之險惡，殆爲美立國以來所未見者。

在此種不利的情况，於是迫使詹森不得不於一九六八年三月正式宣佈放棄連任之競選。詹森放棄競選之後，民主黨之角逐總統候選人之提名者，蜂擁而來，八月間民主黨召開代表大會時，羣龍無首，造成四分五裂之混亂形勢，而尼克森則順利被推爲總統候選人。尼克森在競選時，提出對內在恢復「法律與秩序」之口號，而對外則主張光榮的結束越南戰爭。此雖了無新義，然而在民主黨內闕如火如荼的機會下，卒獲選民支持，而捲土重登政壇。尼氏本以反共起家，吾人方以爲彼將有一番作爲，以扭轉頹勢，而不料其自甘暴棄，卒成舉世唾罵之罪人。

「以談判代替對抗」自壞長城——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森以沐猴而冠之姿勢，就任總統，首先宣稱「對抗時期已過，談判時期已臨」，復又謂：「我們雖不能使每一個國家皆成爲美國的朋友，至少可使所有國家都不是美國的敵人，更要使所有國家皆不再在憤怒下孤立」。上述數語在表面上看好像並無特殊涵義，然而事實上則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重大轉捩點。分析起來，至少含有下列的意義：

第一、尼克森決意放棄二十多年來的圍堵政策，從事於與共產國家進行談判，而不再作對抗共黨侵略的努力。

第二、尼克森表示不再與中共爲政權爲敵，其所謂「要使所有國家不再在憤怒下孤立」，其義至明。

由於尼克森決意與共產國家包括中共在內進行談判，放棄對抗，所以同年七月下旬，當其行將訪問亞洲各國之前，美國即自動宣佈對中共匪幫政策的解放，(一)美國遊客或旅居外國之美國公民，今後得購買一百元之匪區貨物(以前禁止任何的大陸匪區貨物之入境)；(二)六種美國公民，包括國會議員、新聞記者、教授、已獲學位之研究生、各大學學生、及科學家、醫生、紅十字會代表等，得不經國務院核准，即可前往大陸訪問。

尼克森的擺脫政策——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尼克森飛抵關島，即發表談話，其要點爲：(一)今後亞洲國家應自行負擔安全責任，不應再依賴美國；(二)美國將不否定對盟邦承諾，但希望削減軍援，尤其在人員方面。此項新亞洲政策之宣佈，實爲美國放棄其在亞洲圍堵政策的先聲。據新聞周刊記者布魯寇(Joel Blocker)的評論云：「尼克森的新政策顯然是從亞洲擺脫出來」，又云：「總之，這是想把從杜勒斯與魯斯克等所小心培植的對北平在外交上孤立，在教條上防堵的政策，已經宣告死亡了。」

尼克森宣佈其新亞洲政策後，其第二步之作法即爲謀求與中共偽政權直接打交道。共匪之第一次反應爲一九七一年四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大陸，接着又有若干美國左派人士進入竹幕，美匪關係於是開始解凍。迄至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以美總統安全顧問名義，經巴基斯坦之牽線，突然秘密前往北平，與周匪恩來接觸，正式打破了二十餘年的封鎖關係，於是尼克森宣佈於次年親往匪區訪問。同年十一月，當我在聯大正爲代表權問題奮鬥之際，季辛吉應周匪恩來之請，再度飛往北平，而尼克森對我代表權問題，始終不肯表示意見，因此使姑息主義者氣鼓高漲，結果使我不得不毅然宣佈退出聯合國。正義淪亡，魔道飛揚，皆尼克森一手所造成。

尼克森訪匪與上海公報——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尼克森自投羅網，移樽就教，親往北平與毛匪澤東、周匪恩來等會談，臨行發表所謂「上海公報」。我們知道尼克森之如此訪問匪區雖然是一件愚昧的行動，但並非是盲目的行動。因爲尼克森受了季辛吉權術主義的蠱惑，以爲在美、蘇、匪三角鬥爭的形勢下，爲使蘇俄的兇焰得以遏阻起見，必須採「以毒攻毒」之策，換言之，即爲「以匪制俄」，以減輕美國所遭受之壓力，所以不得不與共匪言歸於好，使匪、俄衝突加劇，如能使彼等互相火併，則美國可以坐收漁翁之利。其次，厥爲假令前項目標難以完全實現，也未嘗不可因美、匪關係之改善，間接的達到越戰之停止，使美國從越南得以擺脫出來。有了上述的兩大目標，所以尼克森不惜犧牲與中華民國的傳統友誼，而在上海公報中聲明對中國問題的曖昧立場：

中共表示：「重申其立場：臺灣問題爲一嚴重問題，阻礙了中(共)美關係之正常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爲惟一之合法政府，臺灣爲中國之一省，早經歸還祖國；解放臺灣爲中國之內政問題，任何外國不能干涉；美國軍隊與

軍事設施必須自臺灣撤退；並堅決反對任何有關建立「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或「臺灣地位未定」之主張。」

美國則表示：「美國注意到臺灣海峽兩方中國人均主張中國只有一個，與臺灣爲中國一部份之事實。美國政府對此不願加以異議。美國重申其臺灣問題應由和平方法自求解決之意。本此看法，美國重申其最後終將自臺灣撤退駐軍與軍事設施的打算。同時並將視該地區緊張情勢之降低而積極減少駐軍與軍事設施。」

上海公報除關於中國問題外，對於蘇俄問題，一字未題，是否另有秘密諒解甚難判斷，然而我們相信必有某種默契。至於關於越南問題，在表面上仍各執一詞，但美國則表示終將自越南撤退，其求自越南擺脫之意甚明，此殆爲爾後達成越戰停火之基礎。此外關於日韓問題，雙方意見相距甚遠，惟對印巴局勢則彼此一致。總之，尼克森之訪匪，原在共同對抗蘇俄，其目的似未圓滿達成，惟關於結束越戰一事，在公報上雖無明顯的協議，而事實上則頗有收穫，爾後之事實可以證明之。

越戰停火與東南亞之淪陷——美國參與越南戰爭，起於一九五〇年六月，杜魯門派遣三十五人之顧問團協助法國在越南作戰。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奠邊鋪失陷，法國與胡志明在日內瓦簽約，分爲北越與南越。同年十月，艾森豪允予南越經援並代訓軍隊。其後越共從事叛亂，美國開始介入。美國派遣軍事顧問人員，由一九六一年之二百人至一九六三年之一千五百人。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美艦被北越魚雷攻擊，美國會通過東京灣授權案，予詹森以採取必要行動之權。越戰擴大，一九六五年二月，詹森下令轟炸北緯二十度以內之北越地區。然美國始終不敢揮兵攻擊北越，戰爭拖延，引起國內外之反戰運動，內外交困。一九六八年一月，詹森以戰爭無法取勝，而反戰愈烈，乃呼籲和談，同年三月，並正式宣佈放棄連任總統之競選。是年大選，美民主黨四分五裂，於是尼克森僥倖當選。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森就任，開始轉向以談判代替對抗之路線。於是開始在巴黎與北越進行和談。是時美軍之在越作戰者，人數高達五十四萬餘人。和談拖延，毫無具體成就，尼克森乃於是年宣佈越戰越南化之政策，準備陸續自越南撤退。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親訪匪區，力求毛共壓制北越，俾得達成和談。一九七三年一月，美與北越在巴黎恢復談判，尼克森爲表示決心和談起見，並下令停止攻擊。

一月二十七日，遂由美國、南越、北越、及越共正式簽定停火協定。於是北越釋放美俘一千五百人，美軍死亡人數達四萬六千餘人，失蹤者一千三百五十九人。從此美軍自越南完全撤離，達到所謂光榮的撤軍。

但是美國之光榮撤軍，雖使美國得從越南泥淖中解脫出來，不僅未能達到保障南越安全的目的，且適為促成北越與越共吞併南越，甚至使越南三邦包括高棉及寮國在內全部赤化之慘劇。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春間，先是高棉之淪於共黨之手，次為南越之為越共所吞，最後為寮國之全面赤化，而美國則惟有徒呼負負而已。由於美國在越南三邦之慘敗，使整個東南亞皆對美國完全失去信心，以至親美之泰國與菲律賓亦不得不望風轉舵，不獨爭先承認毛共，而泰國且堅決要求美國在泰軍事基地完全撤離。自時厥後，美國在東南亞辛苦經營之基礎，不啻掃地以盡矣。

十 現階段益形混亂的國際形勢

當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二月朝貢毛共，打破了美、匪二十多年的冰凍僵局以後，其在美國人的聲望，可謂如日方中。是年又為美國大選之年，尼克森為爭取連任，俾得於建國二百周年時，炫耀事功，躋身於偉大總統之列，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打擊其對手。竟於同年六月間，縱容其部屬闖入民主黨在水門公寓之競選總部，盜取情報與文件，不意被警察發覺，人贓俱獲，引起軒然大波。其後尼克森亦被捲入，於是舉國譁然，聲名狼藉，國會主張提出彈劾，形勢至為險惡，尼克森乃不得不在內外壓力之下，引咎辭職，於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在痛哭羞恨中消逝於政治舞台。

尼克森下台後，由未經民選之副總統福特繼任總統。福特雖宣稱對尼克森政策曹守舊規，然而在行動方面，則漸轉趨穩重，不敢如尼克森之魯莽滅裂。可是為尼克森策劃外交路線的季辛吉，此時已正式出任國務卿，仍操美國外交政策之大權，當福特尚未進入情況的時候，自然不能不倚重於此一狗頭軍師，聽其胡作非為。然而自福特繼任總統以來，在短短的一年多之間，國際間愈形混亂，而「低盪」政策更露敗象，如：

(一) 以阿第四次戰爭帶來能源危機——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埃及、敘利亞聯合發動對以戰爭，埃軍越過蘇彝士運河，以軍雖英勇反攻，但阿拉伯

產油國家採取石油禁運及猛增油價之策，以作援助埃敘，並壓迫西方之工具，造成空前的能源危機。季辛吉乃不能不出面調停，壓迫以色列放棄西奈半島大塊土地及西奈油田，以終止戰鬥。但以阿第四次戰爭雖告停火，而能源危機則至今盪漾未已。

(二) 越、高、寮之全部淪陷與美國威望之損失——在水門案件與能源危機之後，又發生一九七五年春間之越戰的死灰復燃。卒使棉共得以驅走龍諾，佔領高棉；接着為越共之長驅南下，越南竟在無抵抗之情形下全部淪陷。其後不久，寮共又不經流血而使寮國全面變色。短短數月之間，即使美國十餘載經營之基礎，一筆勾消。越南三邦之喪失，使東南亞各國對美之信心，完全動搖，泰國、菲律賓均先後承認共匪，泰國且限期美國完全撤退駐軍，美國威望之低落，殆無過於此時矣。

(三) 安哥拉之赤化與美國之愛莫能助——安哥拉甫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脫離葡萄牙而獨立，因三派爭奪政權發生內戰。旋三派組織兩個敵對政府，一為由蘇俄及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國，一為由美國及毛共支持的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國。可見安哥拉的內戰表面係安哥拉三派勢力之爭，而實為美、蘇、匪三角鬥爭之縮影。惟人民共和國有蘇俄之軍械與古巴之軍隊大力支援，而人民民主共和國則本為貌合神離之聯合，且美國國會又斷然拒絕支援，以致節節失利，結果遂被完全吞噬，而變成非洲之古巴。此事雖與越南情形不同，但其影響於美國之威望，則並無二致。美國對此曾屢次對蘇俄及古巴發出嚴厲之譴責與警告，終未能達到絲毫嚇阻之效力，季辛吉亦惟有哀鳴而已。

(四) 俄共召開第二十五屆大會，顯示共黨內部之紛歧——蘇俄於今年二月間召開俄共第二十五屆代表大會，竟破例未邀毛共及阿爾巴尼亞派員參加。羅馬尼亞雖被邀請，但拒絕參加。至於其他自由國家之共黨，日共拒絕前往，英、法、義、西班牙之共黨雖允參加，而皆聲明不受決議之拘束，足證蘇俄領導權之動搖。然而蘇俄則仍堅持赤化世界之既定政策。

(五) 毛共方面發生新的奪權大門爭——今年春，周恩來死亡，即爆發新的奪權鬥爭，華匪國鋒忽然躍升總理，鄧匪小平則因天安門暴動事件被免除一切職務。目前大陸已造成一片混亂，如毛匪一旦死亡，則全面之叛亂，勢將發生，不但有四分五裂之可能，且將走向崩潰瓦解之末路。

目前國際的情勢如此，必將對東西「冷戰」發生莫大之影響。

今年（一九七六）為美國大選之年，自然引起對外政策之辯論。年來因「低溫」政策之不斷失利，使許多美國有識之士，在內心上皆不免發生歉疚之感，所以對於期待已久之建國二百周年紀念，亦有意與闌珊之象。因此，兩黨競選提名之人士大都以攻擊「低溫」政策為主題，而共和黨之雷根，民主黨之華萊士尤其著者。

福特為現任總統對於現行政策自不能不加辯護，但福特一年多以來的態度，顯然與尼克森、季辛吉不同，當越南淪陷後，棉共現持美商船馬雅古斯號時，福特曾毅然下令海軍以武力奪回，而當其於去年底再訪大陸時，又未曾接受共匪以日本方式承認共匪偽政權，即足以證明福特不失為穩健主義者。福特深知「低溫」為年來外交失敗之主因，所以於今年三月一日，在答復雷根攻擊時，正式聲明今後不再使用「低溫」一詞，而改用「以實力謀致和平」。其後福特雖又聲明「無意恢復冷戰」，而其真正之態度實已無意繼續尼克森季辛吉之失敗政策，不難想見。總之，「低溫」政策既被揚棄，則「冷戰」之復起乃必然之事，惟仍不願公然主張而已。

十一 結論

我們把三十餘年來東西冷戰的演變作了一個簡要分析以後，當然知道冷戰乃是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互爭生死存亡的必然現象。這種現象祇有當共產主義被剷除或自由主義被消滅時始能停止。此種冷酷事實凡屬共產黨人皆深知而確信不疑，但民主國家則始終未能澈底了解，即令有少數人了解，而始終徒知採取消極的防堵性政策。所以自杜魯門主義始，即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絕未作全盤的考慮，亦從未作根本解決的打算。尤其自蘇俄亦擁有核子武器以後，形成所謂「核子僵持」的局面，美國更不敢輕言戰爭，惟有必要對共產鐵幕予以圍堵，以為久之即可促使共產鐵幕自行崩潰，達到最後之勝利。殊不知蘇俄與國際共黨之赤化戰略，並非以武力侵略為主，而係採取滲透顛覆之統戰，同時挑起自由世界落後地區之叛亂，用所謂民族解放戰爭，以達到奪取政權，逐漸蠶食非共產地區之目的。例如韓戰、越戰、高察之戰、中東之戰、非洲剛果之戰、安哥拉之戰，以及世界落後地區共黨游

擊之戰，甚至在美國與西方國家之統戰等等，無一而非用以實現其赤化世界，埋葬美帝之行動。美國雖隨時隨地執行消防隊馳援救火之工作，而因其只求維持現狀，無往而不採取不求勝利之戰略，以免引起核子大戰，結果不但費力多而成功少，甚至如越戰雖付出空前代價，而最後仍拱手斷送，使美國威望日形低落，而共產勢力則益趨蔓延。

美國以圍堵政策應付共產侵略，其不能防止赤流之擴張，自屬必然之結果，乃尼克森竟採取更錯誤之「低溫」政策，寄望於由談判而求解決，同時又想利用匪、俄矛盾，聯匪制俄，以達到所謂重建新的世界權力均衡，而坐收漁翁之利。姑不論匪俄衝突原屬虛偽，即令謂其非假，然而彼等之最終目標則斷然一致，而況所謂血濃於水，彼等之矛盾實遠小於其與資本國家之矛盾。匪俄間或有相當之矛盾，故毛共雖利用美國以壯聲勢，但一旦美蘇而果發生大戰，則毛共斷難與美國攜手作戰，反之，殆將置身事外，坐收漁翁之利，甚至乘機擴大其對自由世界的侵略。何況毛匪澤東一旦死亡，匪俄重歸和好，亦非絕不可能。蓋今日之鬥爭不獨為單純的權力主義，而同時尚有意識形態的鬥爭在內也。即以目前匪俄衝突的情形言之，其赤化世界的陰謀雖分道揚鑣，而實際則仍殊途同歸，以最近印支三邦之淪亡而論，實際即匪、俄共同支援之結果。可見美國此種「以毒攻毒」之策，適足為敵人所利用，其必全盤落空，殆無疑義。

目前美國朝野上下對此雖未澈底明瞭，然而對「低溫」政策確已發生懷疑，福特聲明不再使用「低溫」一詞，雖成為競選之口號，但至少是以表示美國一般輿論業已轉向。至於福特於既否定「低溫」以後，又聲明「無意恢復冷戰」者，蓋恐美國人中之姑息份子將其為鷹派，因而影響其票源也。所以我們可以推斷：美國在現階段的對外政策勢將揚棄尼克森之低溫路線，但同時亦不願再強調「冷戰」之口號。質言之，就是行將從事於對「圍堵政策」重加修補，欲求其能毅然改採昔日杜勒斯所嘗主張之「解放政策」，至少在目前無此奢望。

在今天核子僵持與核子擴散的局面下，吾人自不能寄望於以核子戰爭解決東西的矛盾，但是我們希望美國與自由國家的政治家澈底認識今日東西鬥爭的特殊性質，就是在於認識共產與非共產的兩大壁壘之不並容性，所以在觀念上不能不剔除傳統的桎梏。就美國而言，也就是必須廓清門羅主義的傳

統，同時亦勿因避免帝國主義的嫌疑，而永遠不敢採取當仁不讓的作風，以致自我束縛，無法貫徹政策上的目的。在三十年東西冷戰中，美國之所以由優勢變為劣勢，由有利變為不利，卒致造成今天的情形，無疑的乃是「抱着金飯碗討飯吃」的結果。因此，美國今後如再不改弦更張，放棄「談判謀和」與「消極圍堵」的老調，則不但自由國家有被共黨蠶食鯨吞的危機，即美

埃及與俄毛的關係及其展望

石樂三

一 前言

自從埃及三月十四日斷然廢棄俄友好合作條約之後，國際輿論爲之驚駭！而反應最敏者與諷刺最深者是毛共。

匪新華社於三月十五日述評中指出：埃及廢除埃俄「友好合作條約」是蘇聯霸權主義在埃及的破產，是埃及人民反霸鬥爭的重大勝利。蘇修的所謂「友好」、「合作」，只不過是控制和擴張的代名詞，統統都是騙人的鬼話！在埃及宣佈廢止這項條約的同時，毛共就以三十具米格機引擎，連同若干飛機零件，無償致送埃及，並不附帶任何條件。緊接着，毛共展開笑臉外交，邀請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前來北平訪問。

於是，穆巴拉克率領一個卅六人龐大訪問團於四月十七日抵達中國大陸，二十日會晤毛澤東，廿一日雙方簽署一項軍事議定書（Military protocol），其內容要點包括：①

- 毛共供給埃及米格機引擎，零件及其他若干新武器。
- 毛共派遣若干軍事技術人員前往埃及協助修理米格機。
- 毛共提供埃及價值五千萬美元各種工業零用之戰略物資。（觀察家認爲，戰略物資中可能包括核子武器裝備在內）

國本身的安全亦難永保。目前共產國家方內憂重重，若美國而能對共產鐵幕以內之革命抗暴運動，採取積極而有效之支援，其對共產國家之打擊，當遠較在鐵幕外與其周旋之效果爲大。可見吾人欲打破共產鐵幕，促其崩潰，固不必有賴于核子戰爭，要在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完）

（六十五年四月十日完稿）

——雙方本年增加百分之四十貿易額爲六億美元。（一九七五年貿易額爲四億三千萬美元。）

除此以外，毛共於四月十四日貸款埃及一百萬美元，作爲興建造磚廠之用。

蘇俄四月廿三日「消息報」爲文，指責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的訪問北平，是「協調反蘇運動的共同步調」，有意製造「當以色列侵略威脅現實化的當中，蘇俄將阿拉伯人民放置於無武器狀態下的印象」。蘇俄並譏笑此項援助是象徵性。

當此埃俄關係瀕臨破裂邊緣之際，毛共竟乘機插入，使埃、俄、毛三角關係趨於複雜，究竟其中真象如何？未來的演變又將如何？本文就此加以分析。

二 埃俄關係的演變

人所共知的，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是個大國，在第三世界中亦是舉足輕重的。因此，它就成爲俄、毛共在中東滲透的中心地區了。

自埃及一九五二年七月革命後，以納瑟爲首的青年軍官團一舉推翻了法魯克王權（Farouk Kingdom），不久又篡奪了納吉布政權（Nagib Regime